



十月文丛

瑞士之旅  
瑞士之旅

王属品

## 内容简介

这是中国画家王为政在应邀参加瑞士的国际艺术家交流活动期间所写的一本散文集。

瑞士与中国相隔数万里，虽早已在1950年与我国建交，但文化艺术交往甚少，彼此缺乏了解和沟通。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瑞士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一个“世外桃源”，那里的风光文化等等则不甚了了。本书作者是根据两国协议第一位由政府派往瑞士参加国际艺术交流的中国画家，以东方艺术家的独特视角观察这个西方国家，并诉诸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遥望瑞士的“窗口”。这30余篇散文，既非访问日志，也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融汇了艺术视觉和文学描述诸多手法，将异国山水、风土人情、艺术珍异以及众多的人物群像凸现于读者面前，读来如身历其境、目睹其面。作者文字质朴、清新、流畅，可读性强。对东西方文化艺术源流及社会、历史、人生、审美的探讨，于观察与思考中自然流露，既具有学者的客观，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本书为国内艺术家提供了了解瑞士的一份“参考”，对一般读者也不失为一本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俱佳的读物。



社説：蘇聯  
は海舟四  
十の年  
台了類  
夢遊葉  
苗龍折  
水黃河  
揚子  
畫中  
点  
改衣三畫  
空居瑞  
士為國  
自畫



作者自画像

## 作者小传

王为政，字北辰，号神州豪士。江苏丰县人，1944年生。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在北京画院从事专业美术创作至今。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年师承吴冠中、李苦禅先生，融汇东西方艺术之精华，锐意创新，其画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享“画破三界”、“文武昆乱不挡”之誉，获多种奖励，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以及多家博物馆所收藏。曾在香港、新加坡、瑞士、日本、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及地区举办过画展并参加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出版有《王为政画集》等个人画集多种。中央电视台曾录制专题电视片《画家王为政》，在海内外播映。兼擅文学，著有大量诗文行世。所著电影文学剧本《龙驹》（与霍达合作）获建国40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中篇小说《听画》获《中国作家》奖，散文《归来正是月圆时》获建国40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作品奖、《光明日报》“共和国在我心中”优秀征文奖。《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书画名家辞典》（日本版）等辞书载有其传略，1991年又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研究中心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 自序

我喜欢读游记。小时候读过的《徐霞客游记》、《石钟山记》、《醉翁亭记》等等名篇，至今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人是一种好奇的生物，而世界又是那么大，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处处走遍。别人的游记则弥补了这一不足，精彩的文字为我“导游”，其快意也不亚于亲历。

我尤其喜欢读中国人看外国或者外国人看中国的游记。因为作者写的是他本来并不熟悉的地方，先有一层距离感、陌生感，便生出一种探究欲，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寻踪觅迹，刨根问底，像猜谜一样有趣。“陌生人”的眼睛是极其可贵的，它能于当地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现新鲜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读者当中的大多数其实也是

“陌生人”。即便是当地人，也能从中得到新的享受。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近三十年，而北京的许多地方还没去过，倒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因为来一趟不容易，快马加鞭地到处跑，看得比我多。他们写的游记对我便也有价值。虽然其中难免有走马观花、隔靴搔痒之处，但他们以“陌生人”的眼睛观察到的北京仍然使我感到亲切。他们的某些发现、某些遐想也往往是“老北京”所没有的。再比如，我曾到过陕北，但是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许多东西则是我所不知道的，他的书使我进一步认识了陕北，认识了延安。看一个美国人笔下描述的黄土高原、窑洞和穿着厚棉袄的中国军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故事，会觉得饶有兴味，和亲自考察陕北或阅读中国人写的回忆录感受不同。对外国来说，我们则成了“陌生人”，中国人看世界是个大有文章可作的题目，有助于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我到国外去的地方不多。去瑞士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到欧洲。此行是前往参加由克利斯托夫·迈利安基金会举办的“国际艺术家交流计划”的活动。在此之前，我对瑞士所知甚少，只听说“瑞士是个好地方”，仅此而已。

我便是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飞越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游历、考察、访问、写生和思

索。我出发之前，领导嘱咐我要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以便为以后去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和方便。我牢记这一使命，在紧张的奔走之余，时时记下一些场景、事件、人物和感受，写成类似日记、类似游记、类似纪实文学的东西，还有一些是回来之后根据追忆写成的，陆陆续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十月》《中国作家》《收获》《花城》等报刊上发表，算来已有三十几篇。现在搜集起来，编辑成书，多少可供国内同行作些“参考”，对一般读者或许也能带来一些兴趣——如果你们想了解那个号称“欧洲花园”的国度的话。

当然，三个月的时间，我不可能看到瑞士的全貌，也不可能写出一本关于瑞士的“百科全书”，我只是忠实地记下我的经历、我的足迹、我的观察、我的思考，只鳞片爪、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这是一个东方艺术家眼睛中的瑞士，是瑞士人写不出来的；我的同胞也就更容易产生共鸣——可能像是和我一起瑞士转了一圈儿。

愿你能喜欢这本书，并且愿你有机会去瑞士时能取得比我更丰富的收获。

1992年5月于北京

# 目 录

自序	1
谢谢，空姐	1
莱茵河，缓缓地流	5
相逢何必曾相识	11
男儿赋	24
他们这样欢迎我	49
警察局，走一趟	59
我看巴塞尔的美术收藏	65
三国之角	85
没有垃圾的城市	89
人与人	91
车与人	95
人与狗	97
巴塞尔的狂欢节	102
在瑞士过复活节	106
马克特普拉斯	115
比尔二十八小时	118
公民与公仆	162



扑朔迷离的“做人之道” .....	166
送你一束五月铃 .....	174
苏黎世揽胜 .....	190
苏黎世一条街 .....	197
伯尔尼一瞥 .....	204
日内瓦印象 .....	208
中国画与中国可乐 .....	219
天涯有“长城” .....	223
升学容易毕业难——瑞士教育	
之管窥 .....	228
“织女”伊瓦 .....	233
“铁匠”邵特 .....	243
我的埃及邻居 .....	254
明格尔的世界 .....	263
“隐士”维伯尔 .....	272
她们 .....	278
会说汉语的蓝眼睛姑娘 .....	291
莱茵行 .....	304
归来正是月圆时 .....	313

# 谢谢，空姐

1988年3月8日，我应邀前往瑞士参加国际艺术家交流活动。终点站是瑞士北方城市巴塞尔，而我乘坐的SR165国际航班只能到达苏黎世，需要在那里换乘国内航班。

我是第一次去瑞士，而且这个“代表团”只有我一个人，当然会想到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在苏黎世转机时会不会由于人地生疏而发生麻烦、误了时间。为此，瑞士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周铎勉（DMINQUE DREYER）先生事先给瑞航驻北京办事处打了电话。并且告诉我，我

在登机前将拿到一张“ASSIST CARD”卡片，到了苏黎世，持这张卡片便可以请机场的航空小姐帮助办理转机手续。

在首都机场，我便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索要这张卡片。回答是：“没有这样的卡片。航空小姐怎么能帮你转机？”

我觉得奇怪，又去询问旁边的瑞航工作台。这回对了，周铎勉说得一点儿不错，瑞航的航空小姐把一张“ASSIST CARD”卡片附在我的机票上，微笑着递给我，事情就办完了。我纳闷儿：中国民航和瑞航同操此业，为什么对同一件事情有两种处理方式呢？而且他们肩并肩地工作，怎么我们的人对人家的事儿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张小小的卡片，却大大方便了旅客，如果想“引进”是极为容易的，竟然这样熟视无睹！

瑞士航班准时从北京起飞，跨黄河，过长江，从昆明上空越过国境。机舱中的银幕上放映着航行路线图，使我准确地知道自己每时每刻所处的地理位置。

航空小姐们微笑服务，穿梭似地送着食物和饮料。瑞航招聘航空小姐似乎并不以年轻美貌为条件。机上的这几位至少都已是年龄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称她们为“大姐”或“大嫂”更合适。她们对工作极其耐心，在旅客们昏昏欲睡之时，她们仍是那样毫无倦意，容光焕发，挂着亲切的

微笑。

飞机追着落日跑，这一夜显得特别长，暮辞神州，朝抵欧洲。

次日清晨，飞机在苏黎世上空缓缓降落。淡蓝色的曙光中，我看见云团缝隙下面碧绿的原野、披着白雪的丘陵和水汽濛濛的苏黎世湖……

苏黎世到了。我舒展一下乏困的四肢，走下飞机。我的航程还没有结束，要在这里转机前往巴塞尔，虽然只不过十几分钟的飞行，但机票是预先一起买好的，不能误了航班。

我走向大厅里的一个工作台，把机票连同那张卡片递给一位航空小姐。她看了一眼就明白了，马上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到哪里去办转机手续。我向她表示：我不熟悉这个机场。她微笑着离开了工作台，亲自带我去。我吃惊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耐心。

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她把我送到了地方，向负责办转机手续的小姐交待清楚，才转身离去。

“谢谢！”我这才放心了，并且为自己耽误了她的时间而不安。

负责办转机手续的小姐核对我的机票。

“你是中国人？”她问我。

“是的。”我回答。

“请坐。”她对我说，把机票核对完毕，递给我。然后，和另一位小姐一起送我到登机口。

时间还早，去巴塞尔的登机口还没有人。她们和我一起等在这儿，直到值班小姐来了，她们向她作了交待，才向我告别。

“谢谢！”我连声说。此时的道谢决不仅是一句“文明礼貌用语”，而是真诚的、由衷的感谢。

她们使一个初次来到瑞士的中国人没有感到困难，而感到的是友谊和温暖。为了帮助我一个人，她们前后动用了三个人，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好吗？也未必，我亲眼看见她们无论对黑人、白人都一样微笑服务，她们对我除了引路之外也没有多说一句关于中国的话。她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西方人不是最讲究效率、最珍惜时间的吗？为了帮助一名旅客花了三个人的工夫，合算吗？合算。在她们眼里，“效率”不仅是“工时”和“数量”，还有“质量”。高质量地完成工作，才是真正的效率。面对她们的优质服务，我不能不承认：瑞航的工作是第一流的，而且我会把这一感受宣传出去。这，也正是她们的真正目的：瑞航的信誉。

## 莱茵河，缓缓地流

一条大河当胸穿过，把一座城市分成两半。这就是巴塞尔，它胸膛上的河就是莱茵河。莱茵河的本名叫Rhein，“河”字是中国人在翻译时加上去的，恐怕是觉得没有“河”字就叫不顺口，不像河的名字，黄河能叫“黄”吗？

莱茵河把巴塞尔分成了两半，左岸叫“大巴塞尔”，是“富人区”；右岸叫“小巴塞尔”，是“穷人区”。我的画室在左岸，有幸属于“富人区”。这里离市中心很近，却并不闻车马喧嚣；树木蓊郁，房舍错落，曲径通幽，闹中取静。隔

璧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名气不小，观众不多，每日里静静地开放，门可罗雀。圣·阿尔班教堂侧大门终日紧闭，阶下石生苔，小松鼠在青藤繁花之间闲逛。草坪上一座座古老的石碑，字迹斑驳，记载着埋葬在这里的一个个亡灵。小径旁边的路标上印着德国十五世纪画家汉斯·荷尔拜因的头像，表明这里曾是他的足迹所到之处。

我出了画室的院门，沿着当年荷尔拜因走过的路漫步。天上在下着毛毛雨。巴塞尔的天气阴晴无常，早晨还是“水光潋滟晴方好”，中午却“山色空濛雨亦奇”，说不定到黄昏还给你来个“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现在在下雨。路面是湿的，路边的树木、草坪也是湿的，雨雾把所有的颜色都浸得很浓、很纯，芳草青青，青藤葳蕤，脚边的小白花、小紫花静静地开放。远处，迎春绽开嫩萼，垂柳披着绿纱，又颇似我国江南春色。毛毛雨润物细无声，唯有脚下的细砂被我踏动，沙沙沙。我没带任何雨具，径直朝前走去，正应了那句古诗：斜风细雨不须归。

走下石阶，穿过马路，前面就是莱茵河。一道淡赭色的粗麻石岸护卫着这条河，每隔几步，便有一盏杯形路灯，支在雕花的金属灯柱上，那灯的造型和这河一样古朴，使人觉得似乎数百年间未曾更换。每隔一段，有石阶可达河面，并且还有铁栏棧桥，凌空河上，供游人登船。银白色

的海鸥三五成群，或驻足石上小憩，或展翅空中翱翔，自由自在，旁若无人。有几只落在栈桥上，我走近了，也不惊飞。

凭栏俯视莱茵，一碧如染，清澈见底。纵目远眺，对岸青山如黛，花木如烟。万绿丛中，掩映着玲珑民居的红色房顶。侧身西望，一座座大桥飞跨莱茵，远处耸立着穆斯特教堂那双峰插天的尖顶，高举着两个巨大的“十”字。

莱茵河比不上我们的黄河、长江，它的河道不宽，仅二三百米左右，但亦气势雄伟，浩浩荡荡自东而来，一泻千里。它发源于瑞士境内，那蛛网似的小河几乎都是它的支流，那星罗棋布的湖泊几乎都是它的源泉。不，真正的源泉是山，是那些连绵起伏，终年积雪的山，融化的雪水汨汨流淌，汇成了瑞士的血管，汇成了这条大动脉。它沿着瑞士的北部边境自东而西，形成瑞士和德国的天然界河，至巴塞尔，拐过一个“C”字形的大弯，又昂首向北，变成德国和法国的界河。此一去迤迤千余公里，又成为德国的内河，到曼海顿往西北流去，穿过科布伦次、波恩、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仍奔腾不息，流进荷兰境内，最后注入北海。水流千里归大海，好一条河！

巴塞尔是欧洲的著名河港，莱茵河上每年进出的商船多透万艘，吞吐货物八百多万吨。它又



是名闻遐迩的“展览城”、“旅游城”和“世界医药之都”，每年来访的外国客人有数百万，尽管拥有四百家旅馆，一万多张床位，仍然难免人满为患，在旅游旺季，连莱茵河上的客轮也临时充作“水上旅馆”。莱茵河使巴塞尔成为“风水宝地”，那悠悠碧水是瑞士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

我沿着河岸缓缓东行，不远处便是巴塞尔古城墙的终点。这是公元十三世纪城墙的遗址，如今仅残留数百米长的一段，供人凭吊观赏。两头耸立着古堡，上端一排齿轮形雉堞。从古堡踏阶登楼，沿着城墙上的木廊漫步，恍若与当年执戟巡城的武士为伴。

与古堡相对应，河堤上筑一半月形平台，顶部与岸平，游人可凭栏望水。从平台侧面石级走下石岸，始知这平台的高大。台壁一律用不加雕琢的粗麻石垒就，粗砺雄浑，青苔斑斑，如铁铸铜浇。顶部边缘饰有石雕，类似中国青铜器上的兽头。石块中间垂着沉重的铁环，环可晃动，于是在石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凹槽，显然是无数春秋被铁环拍打的痕迹。但铁环并无锈迹，犹如新铸，想是曾经多次锈损、多次更换，但那凹槽却并不去填补，让你想象它的历史。

其实巴塞尔的历史称不上悠久。在加入瑞士联邦之前是一块被各种政治力量争来争去的地